

由龍湖庵傳戒說到天乙法師

香光莊嚴【第五十二期】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 ▼一五六

在龍湖庵傳戒會中，我雖談不上是什麼要角，然而我有資格作證：那次的戒會如不是天乙周旋期間，堅持要傳，恐怕難得有那麼皆大歡喜、功德圓滿的結果。

認識天乙法師的因緣

我與白聖老法師很早就認識了，所以民國四十四年由他住持的十普寺第一次傳戒，他即請我去任引禮師；同年他率領著男女戒子們數十人去獅頭山結夏，又承他相邀擔任糾察一職，並要我為參加結夏的學眾講國文課。三個月相處，彼此的了解加深了，他與我的道誼也與時俱進。

那時淨心和天乙法師都參與結夏安居，淨心當白老的侍者，天乙當女眾中的班長，二人在白老的心目中都是可造之材。因此，在男眾方面白老特別器重淨心，女眾方面白老對天乙則另眼看待，這是當時參加結夏者人人心中知肚明的事。後來二人果然不負白老所望，在傳戒的繼承上淨心做得大有青出於藍的表

◎在白聖長老心目中，天乙法師是可造之材，後來她在組合女眾方面表現得相當優異。（圖為天乙法師在龍湖庵傳戒會中任尼壇戒和尚，為女眾戒子講戒一景。照片來源：《大崗山龍湖庵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》）



現；而天乙在組合女眾方面表現得也相當優異。只可惜天乙去得太早了些，不然她在佛教界女眾中的成就，一定是很可觀的。這是我對天乙法師的初步認識和看法。

天乙法師請我到龍湖庵戒會中當教授和尚的經過

說到民國六十五年的龍湖庵戒會請我去當教授和尚，不但任何人都想不到，連我自己也大感意外。因為我雖在龍湖庵傳戒之前參與多次戒會，擔任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，如引禮、書記等。有一天天乙法師突然打電話給我，說有要事須見面談，電話掛斷不久，她即由兩位女眾陪著到我當時住的台北郊區「棲霞山莊」。



晤面一切如儀後，她即開門見山地說：「今天來是銜白老之命，請法師屈就龍湖庵戒壇的教授和尚。」說後即把聘書呈上，並頂禮一拜。我當時以懷疑的眼神看著她，說：「不是聽說三師和尚都請好了嗎？怎麼又來請我當教授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她粗略地談了些人事變化的關鍵所在，我才義不容辭地答應了她。因為當時我想：傳戒是關係著數百人法身慧命的大事，如因內部人事糾紛而宣告停辦，難堪的何止白老一人？假使因此而被傳為笑談，對整個佛教來說都很不好！那次龍湖庵傳戒人事糾紛的關鍵究竟何在呢？那就是在「二部僧中授」的問題。

其實，龍湖庵傳戒之前，由白老主持的戒壇，少說也有十數次，雖多是男女二眾一起傳授，但也不是沒有「二部僧中授」過；那麼，這次龍湖庵「二部僧中授」為什麼竟有人激烈反對，甚至要「罷工」呢？後來在戒





期中透過各方面的了解，實際上反對者不是反對「二部僧中授」，而是反對天乙當「尼和尚」。

這種「依人不依法」的反對態度，果不出所料，在教界曾引起好長一段時間的譏諷。而我被聘忝為教授和尚，如羯磨和尚道安法師當時對我說：「我們的羯磨、教授都是臨時給檢來的，你知不知道？」我說：「不管是給檢來的，還是被聘來的，你該『羯』的就去『羯』；我該『教』的就去『教』，各盡各的責任。別的閒事我們不必去管，您說對不對？」道老聽了則默然不語，我知趣地也隨即顧左右而言他了。

其實，道老那時一身是病，但他不僅講戒時照講，上堂時照上，並且稍有空閒，即振筆疾書，寫個不停。結果戒會圓滿後不久，他就往生了。現在想想白老圓寂也快十年了吧？龍湖庵戒會的主辦人圓志尼師在傳戒數年後也即去世，加上天乙法師，當時戒會中的幾位要角：道老、白老、圓志、天乙都已先後去了。我雖談不上是什麼要角，然而我有資格作證：那次的戒會如不是天乙周旋期間，堅持要傳，恐怕難得有那麼皆大歡喜、功德圓滿的結果。

說老實話，在龍湖庵傳戒之前，我與天乙相識雖已二十年，除在獅頭山安

◎天乙法師奉白聖長老之命，請真華法師任龍湖庵戒會的教授和尚。（圖為三師合影。左起：教授和尚真華法師、得戒和尚白聖長老、羯磨和尚道安法師。照片來源：《大崗山龍湖庵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》）

居三個月外，並於多次戒會中相處，但是對她知道的並不多，那次龍湖庵戒會內才真正認識她是一個女眾中的領導人物。

我對龍湖庵戒會中幾件印象深刻的事

以往傳戒時，男女戒師及男女戒子都共住一寺，那次龍湖庵傳戒，除白老、道老因年邁不便上山、下山，而住在庵內，其他男眾不分戒師、戒子，都要上下山到離龍湖庵數里之遙的超峰寺去住，女眾則全住龍湖庵。每晚藥石後我偕書記明復法師走路超峰寺，早晨四點則同所有的男眾戒師、戒子，下山到龍湖庵參加早課。大家都感到身心舒暢，法喜充滿！

其次是在三十三天的戒期中，常住與戒師之間，戒師與戒子之間，都發揮了團隊精神，實踐了和合理念，由始至終，時時處處，都表現得如法次第，秩序井然。這種表現不僅獲得國內佛教界一致的好評，連日本佛教本門佛立宗訪問團參觀過戒壇正授佛事，都讚不絕口，對中國的大乘戒法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還有那次傳戒星雲法師也屈就尊證，後來佛光山傳戒他請我當羯磨和尚，

◎龍湖庵傳戒與以往最大不同之處是人事合作無間，水乳交融。
(上圖為十師合影。左起：善妙、聖印、開證、真華、白聖、道安、星雲、淨心、隆道、明復法師。下圖為引贊師合影。左起：印哲、天機、悟因、天乙、如德、達真、紹定、明偉法師。照片來源：《大崗山龍湖庵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》)



提及龍湖庵傳戒的事，他特別高興，因為龍湖庵戒會他有一、二十個徒弟前往受戒。在戒期中所見、所聞、所學全部帶回佛光山，正好佛光山接著傳戒，把所學都派上用場。他怎能不高興呢？

又據我所知白老主持的戒會，佛光山來受戒的都沒有龍湖庵那次多。同時那次戒會佛光山來受戒的多是優秀人才，如現在的慧明、依空等都已具有相當的成就。正好日前依空偕佛光山東海道場的負責人永樂法師來看我，我談到她的種種，依空笑著說：「都是教授和尚在戒壇中教的呀！」當然這是她隨機應變的客氣話，然由此可知二十年後的今天，她的心目中仍有「戒壇」、「教授和尚」這兩個概念。龍湖庵戒壇給戒子們的印象是多麼深刻而又悠久啊！

龍湖庵戒期中與以往不同的幾點特色

那次龍湖庵傳戒與以往最大不同之處是人事合作無間，水乳交融，亦沒有人為了供養多寡而起爭執，更沒有人在戒會中與新戒攀關係、拉徒弟等不良現象。

◎在龍湖庵傳戒會的戒期中，天乙法師（右）與圓志法師（左）二人同心協力，搭配得當。（照片來源：《大崗山龍湖庵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》）



以本人多次在戒壇中的

親身經驗，最難調和的就是人事問題，如能人事和合無諍，做起事來自然得心應手。前面我曾說那次傳戒「如不是天乙堅持要傳，恐怕難得有那麼皆大歡喜，功德圓滿的結果」，大家為了支持天乙法師的「堅持」，為了替她爭一口氣，因此上下儘量地配合，加上天乙與圓志二人同心合力，搭配得當，結果是很理想的，也是很愉快的，更是十分難得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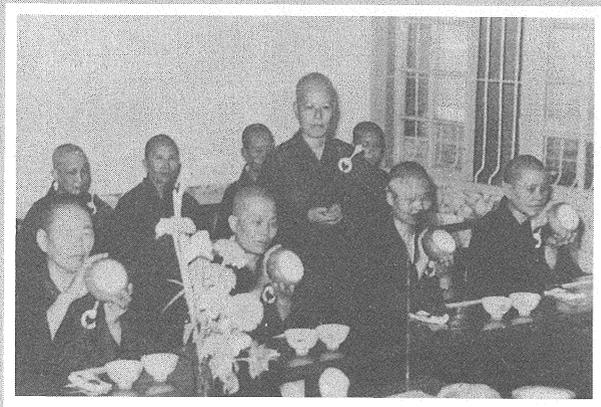
說到這裡，大家不應忘記白老對台灣佛教界偉大的貢獻：台灣光復以前的出家人因受日本佛教影響，多已失去出家人應有的戒行和樣子，男眾有的有家



着，住寺內著僧服，外出則多穿俗裝；女眾則是沒有圓頂的齋姑，雖也有幾位高僧如斌宗長老等，但也無力回天，佛教真可謂幾乎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了！由於白老來台後提倡傳戒，才慢慢地把風氣改變了過來，才為中國佛教打下了基礎，紮下了根。因為「戒」不但是無上菩提之本，同時也是萬善之源，三學之首，如果佛法中沒有了「戒」，佛的法身慧命就無以為繼了。

因此，白老在那次傳戒開堂之前，召集全體戒師會議時說：「這次傳戒為了續佛慧命，繼往開來，希望諸位戒師同心合力把戒傳好，能夠激發戒子們發上品心，得上品戒。」接著天乙法師也報告了一下籌備經過及龍湖庵常住發心傳戒的動機，全是為了「法」，不是為了名聞利養等。有關人事的變化和糾紛，則一字未提。

我對天乙法師的認識





前面曾提過我同天乙法師在獅頭山結夏三個月，及傳戒會中多次相處，平時也會偶爾會面談談，對她的認識雖然不多，但從她做人處事的態度方面觀察，我對她有以下兩點的認識：

一、她做人沒有心機，做事負責認真：天乙的出家道場是屏東東山寺，剃度師父是圓融和尚，天乙的這個名字即是東山寺的師父所起。圓融法師原是女眾，為什麼稱她為「和尚」呢？因為她說話做事頗有男眾氣概，所以大家都稱她為「圓融和尚」。

圓融和尚在世時曾請我當東山佛學院的院長六年，老師一年，雖然彼此語言不甚通暢，相處得卻十分融洽。她對徒眾管教十分嚴厲，如果徒眾有一點不好，不是打耳光，就是罰跪香。但東山寺當時一、二百位住眾（學生也包括在內）幾乎沒有一個不怕她的，然而她對長老法師則非常地謙虛、恭敬。天乙在這種環境下出家、受戒，又是圓融和尚的大弟子，在耳濡目染之下，當然受教特多，獲益特深。

但自從天乙參加獅山結夏，禮拜白老為師之後，圓融對白老起了很大的反感，當然天乙夾在中間也不好受。但她為了擴展自己的參學空間，為想給多難

◎龍湖庵戒期的訓練，在二十年後的今天，仍令戒子們印象深刻。（圖為戒師教導戒子吃鉢飯一景。照片來源：《大崗山龍湖庵護國千佛大戒期戒錄》）

的佛教多做點事，她離開了東山寺另起爐灶，並在白老座下佔一席之地，也漸漸地在大眾中露出頭來，為教界所知。

據我所知，她是個不善用心機，說話乾脆俐落，做事負責認真，一臉福相，度量寬大，假以時日必成為領導人物。

二、笑起來像個小孩子，表現上頗有原則：天乙好笑是出了名的，高興時手舞頭搖，眼淚都笑了出來。

民國四十四年獅頭山結夏圓滿，白老應羅東白蓮寺之請去講地藏經，全體隨往。一天輪到我上課，一到教室門即聽裡面哄堂大笑，便知又是天乙所引起。我即大吼一聲：「笑什麼笑？」立時鴉雀無聲靜悄悄。但因為一位在家女眾聽我一吼，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（大家原是站著），又引起一陣唧唧的笑聲。這時我也忍耐不住，不禁「哈！哈！」兩聲，說：「我對你們真沒辦法！」從那以後每次見面她總是說：「法師您年輕的時候好兇！」我則說：「你笑起來像個小孩子，生氣起來也不含糊啊！」

其實，長幼尊卑她是分得很清楚的，於公於私捏拿得也很準，可能受了圓融和尚的影響，對男眾比丘絕對尊重，供養起來也很大方。譬如她初接興隆寺



不久，即建關房成就見如法師閉關，其他長老大德到她那裡，都是鐘鼓齊鳴，率領大眾披衣持具，以禮相迎，這點很像圓融和尚。當時佛教界傳說有三個「尼姑王」：一是中和圓通寺的妙清比丘尼，二是屏東東山寺的圓融比丘尼，三是苗栗法雲寺的妙然比丘尼；她們在教界名高望重，也都有不錯的成就。我想天乙如果能再多活一、二十年，也會被稱為「尼姑王」的。因為一方面她有白老給予提攜，另一方面她本身有能力、有口才、有人緣，也有經濟基礎，她大哥又是高雄的名醫。

她曾對我說過想建佛教醫院，濟世救人。我告訴她：「你可以，並希望早日實現你的大願！」不幸她大願未了，便撒手人寰了，凡認識她的人無不覺得可惜！好在她有弟子悟因等，各方面的表現比乃師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於佛教教育方面的成就，更為教界高層人士所肯定。此種成就與天乙法師的志趣也許不甚相符，但方便多門，歸元無二，更何況教育乃百年樹人大計？有徒如此，想天乙法師在西方蓮華座上，應該額手含笑了！

（本文收錄於《台灣尼僧史（壹）釋天乙——走過台灣佛教轉折期的比丘尼》一書中，香光書鄉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出版）